

爱情只是古老传说



华语世界深具影响力作家

亦舒

— 作品 —

19

十多二十年来，她与他相依为命，两为一体，如影附形，她对他唯命是从，赴汤蹈火，他对她也一样。

亦舒
- 作品 -
19

爱情只是古老传说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只是古老传说 / 亦舒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1
ISBN 978-7-5404-8229-9

I. ①爱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71023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©本书简体字版经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·小说

AIQING ZHISHI GULAO CHUANSHUO

爱情只是古老传说

作者: 亦舒

出版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健 刘诗哲

监制: 毛闽峰 赵萌 李娜

特约监制: 刘霁 郑中莉

策划编辑: 李颖 沈可成 谢晓梅 张丛丛

文案编辑: 孙鹤

营销编辑: 贾竹婷 雷清清

封面设计: 张丽娜

版式设计: 李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75mm × 1120mm 1/32

字 数: 155千字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8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229-9

定 价: 38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爱情只是古老传说

目录

壹	_1
贰	_23
叁	_63
肆	_103
伍	_151
陆	_179
柒	_217

爱情只是古老传说

壹·

一夜大雪，

银皑皑像糖霜似罩住地面，

一片洁白，

叫人心旷神怡。

这是小镇上唯一的餐车：一辆货柜车改装的小食店，供应咖啡、汽水、三明治及汉堡热狗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十分流行，后来经济跃升，人们对餐馆要求渐高，餐车便式微。

到了今日，餐车成为一种有趣的玩意儿。

有人将老餐车买下，重新装修营业，傍晚吸引一群中学生来吃刨冰，白天有工人享用快餐，生意不错，支撑得住。

老板把生意交给一对中年夫妇，松山与他的妻子，两人的一子一女都是专业人士，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律师，早自松鼠镇飞了出去，很少回来探视，两人尽心尽力帮老板做生意。

这一日，松山嘀咕道：“彤云密布，要下雪了。”

他妻子贞嫂说：“天气却不冷，我还穿单衫。”

他俩预备打烊，忽然来了两车游客，一行八个华裔，又倦又饿，看到同文同种同胞，大喜过望，纷纷要求吃蛋炒饭、牛肉面。

贞嫂只得亲自下厨，应付乡亲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一小时后游客们上车继续行程，付了很丰厚的小费，说些什么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“月是故乡明”之类的话。

其实国际机场并不太远，一小时车程就到，乘十二小时的飞机他们就可以回到家乡。

贞嫂挥着汗边收拾边说道：“今晚不会有其他客人了吧。”

松山拎着垃圾到后门，忽然听到窸窣声响。

“谁？”他警惕呼喝。

垃圾箱旁一个黑影窜入黑暗里。

小小停车场照明不足，松山是怕黑熊出没，他没打算与野兽搏斗，迅速扔下垃圾进屋。

贞嫂揶揄：“还指望你保护我呢。”

松山叹口气：“怪不得孩子们不愿回来，‘你们家乡叫什么？’‘松鼠镇。’，嘿！”

贞嫂不以为然：“英雄莫论出身。”

“只得一间小学与一间中学，年轻人都想往大城市发展。”

贞嫂说：“迟些他们会回来。”

“木厂关门后松鼠镇更萧条了。”

贞嫂说：“也不然，酒庄业绩很好，整季我们都做葡萄酒工人的生意。”

“酒庄雇用许多流动工人，我老得防着他们。”

贞嫂感喟：“一般是年轻人，哪里有工作，便走到哪里，夏季摘草莓，秋季采葡萄，四处为家。”

“你说是不是要读好书？”

“有些人命运是这样，四处游走，不愿安定，他们有他们的乐趣。”

“天气渐冷，躲往何处？”

“我看到有人在酒庄附近生火取暖过夜，被镇长派人警告赶走。”

“小镇最怕山火。”

贞嫂把不锈钢台凳擦得锃亮。

松山问：“老板多久没来了？”

“一个多星期。”

“要不要去看他？他身体如何，记得带他最爱吃的椒酱

肉，给他下银丝面。”

“我打了电话，他说他有点咳嗽，无大碍。”

两夫妻沉默了，关上店门，锁好，回家。

那一夜，气温骤降十度八度。

一早五点多，贞嫂到餐车开门做生意，看到地上有浅白霜，霜上有杂乱脚印。

她立刻警惕：“什么人？”

这时，垃圾箱打开，有人爬出来，那人穿着厚厚的不称身的衣服，一顶绒线帽子压在额角，他自垃圾堆里出来，自然浑身异味。

他朝贞嫂打躬作揖道：“老板娘，给些热的食物吧。”

声音属于年轻人。

贞嫂不忍道：“你在外边等着。”

她觉得自己过分，换了是狗，她会放它进餐厅。可是，就因为是人，所以才小心防范。

她开锁进门，又在里边锁好。

她做了鸡蛋火腿三明治，又包好几只炸鸡腿与薯条，连同一壶热咖啡，放在篮子里，拿出去交给年轻人。

她给他五十块钞票说：“乘车回家去。”

年轻人抬起头：“谢谢老板娘。”

“我也是伙计，不用谢我，你父母牵记你，回家吧。”

年轻人脱下帽子，怪讨人喜欢的，朝贞嫂鞠躬。

贞嫂看到他的面孔，原来是同胞，浓眉大眼，相貌不错，只是沦为讨饭，十分邋遢。

他走远了。

贞嫂松口气，身后有人说：“是流动工人吧。”

贞嫂转身，原来是熟客，连忙笑说：“快进来喝杯热咖啡。”

那客人说：“贞嫂，好心做不得，你给他一次，以后他天天来，这同喂野生动物一般，日后每晚有一群黑熊在后门守着，多麻烦。”

贞嫂瞪他一眼：“真有你的，把人比熊。”

她给他做了例牌香肠煎蛋，一大碟克戟^[1]加枫树糖浆。

客人陆续上门，她忙起来。

松山随后搬着货物进门，贞嫂没有向他提及流浪汉的事。

客人谈论着天气。

[1] 克戟：Crape，也就是法式薄饼。

“今年会下大雪。”

“多讨厌，还好我已经准备好发电机，万一停电，还可以看电视。”

“大前年老安德信一早铲雪，忽然气喘，就那样倒毙雪地。”

“孩子们可高兴了，一下雪，马路变成游乐场。”

小镇人们谈论的，不外是这些。

午后，稍有空闲，松山问妻子：“老板今日可会出来？”

“我看不会，快下雪了，他怕冷。”

“那我去看他。”

“让他出来走动一下，聊天散心。”

“我试试。”

松山到后门搬货，忽然叫出来：“有小偷！”

贞嫂跟出去看：“不见了什么？”

“一箱鸡蛋，还有好几条面包。”

贞嫂忽然想起那个讨饭的年轻人，没有出声。

松山恼怒：“叫我抓到了，打断他的狗腿。”

贞嫂把他拉进室内：“也许是黄鼠狼。”

松山喃喃咒骂：“治安一日坏似一日，以前，夜不闭户。”

“以前你只得十二岁。”

下午，中学生放学，生意又好起来。

他们说：“松伯，装一台点唱机让我们跳舞。”

松山嗤一声：“就是怕你们这班人吵闹。”

“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有点唱机。”

“我们都无处可去，社区中心来来去去只是电脑班、远足、绘画……闷死人。”

他们吃完刨冰、香蕉船与奶昔离去。

贞嫂在他们身后说：“做好功课，练妥功夫，将来到纽约去。”

松山嗤之以鼻：“给我百万也不去大城市受罪。”

太阳早下山，贞嫂说：“一下子天就黑了。”

松山把食物取出道：“我去老板家。”

“早去早回。”

“你一人小心。”

直到八点打烊，贞嫂并没有看到什么异样。

两个熟客叫一杯咖啡在餐厅里下棋吃花生好几个小时。

松山回来了。

贞嫂迎上去：“他还好吗？”

松山点点头道：“家里很暖和，恒温二十四度，管家招呼十分周到，他精神不错，在设计一款电脑游戏。”

贞嫂松一口气。

“我嘱咐他运动，他让我看他新置的跑步机器，地库不乏运动器材，你大可放心。”

贞嫂说：“他还年轻……”

“谁说不是。”

两夫妻这时噤声，不再在背后说人闲话。

客人扬声：“大雪你们还开门吗？”

贞嫂替客人添咖啡：“什么叫大雪，齐膝还是齐腰？”

松山答：“但凡气象局宣布学校关闭，我们也都休息。”

客人说：“明白。”

他们各自吃完一个甜圈饼，依依不舍地离去。

贞嫂说：“熊也该冬眠了。”

秋季四窜过马路的松鼠也都销声匿迹，这个镇叫松鼠镇，自然是因为橡树茂盛，松鼠特多的缘故。

而小餐车也一直叫作松鼠咖啡，老板重新装修营业，看到旧招牌，写着松鼠二字，他很高兴，这样说：“任何从前光顾过松鼠的老人家，可吃一客免费早餐。”

那天来了五十多人。

小镇只得千余人口，只得两家华裔，一家已不谙汉语，每个人认识每个人，叫不出名字，只认得面孔。

镇上有一条红河，秋季两岸树叶转红，倒映河上，河水清澈，岸边有人垂钓，也有游客来写生观景。

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，曾经有旅游杂志指出这一带环境优美得“虽不是天堂，但已接近”。

天天在此生活的人当然知道小镇缺憾：工作职位越来越少，留不住年轻人。

松山锁上门，上车，忽然看到垃圾箱边有影子。

他赶紧把车开走。

第二天一早开门，他把牛奶桶抬进店后厨房，忽然看到有人向他走近。

松山伸出手去，抓住一条铁管，不动声色。

那人个子不高，身上穿着肮脏的厚厚旧衣，戴帽子，他看上去像一堆会走路的烂布。

松山瞪着他：“谁？”

那人嗫嚅：“可要帮工，什么都做，洗地抹窗。”

松山答：“没有工作，我们不需要人手。”

那人低头：“那么，可有热饭？”

“没有多余食物，你走吧，别在此逗留，气温会降至零下，你得往西南走。”

“请你给些面包牛奶。”

松山心肠刚硬，正想问你还要不要奶油蛋糕，贞嫂已经包起若干食物交给那乞丐。

松山顿足：“万万不可。”

贞嫂说：“快走快走。”

那乞丐转身急急离去。

松山斥责：“以后他会天天来！”

贞嫂叹气：“你没看出那是个女孩子？”

松山一怔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贞嫂不出声，她看到乞丐裤子上有暗红血渍。

连先前那一个，一共两个年轻流浪人，还有更多吗？
为他们安全起见，还是通知警方妥当。

小小派出所在消防局隔壁，警员听完陈词，这样说：
“贞嫂，你两名子女都已出身，住在城里，你们实在应该跟去享福。”

贞嫂好气又好笑：“你沿路找一找，看他们在什么地方

扎营，趁早搭救。”

“遵令。”

贞嫂慢车在路上巡了一下，树叶纷纷落下，看得比较清楚，路一边是山坡，另一边是斜坡，斜坡下就是迷失湖，相信流浪的年轻人会挑水边生存。

她只看到一个破帐篷，像一只落难风筝，已不足以挡风雨。

她一无所得回转店里。

松山对妻子说：“你别多管闲事，小镇并不如人家想象那般宁静，去年在山坡下发现腐尸的事你忘了？那人身份至今未明。”

贞嫂点头：“是一名哥加索^[1]年轻男子，年约十五至十八，无人认领报失，是个流浪儿。”

“你不是社会工作者。”

“动物也懂得守望相助，自己镇上不知多少名流浪儿，政府却忙着资助非洲饥民。”

“怪起社会来了。”

[1] 哥加索：即白人。

“这些孩子为什么没有家，家长都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这时一群女学生推开门进来，叫了冰激凌，坐下谈前程。

“乔治说毕业后先结婚，然后到城里找工作，即使赚最低工资，也够生活。”

“我成绩不差，希望升大学。”

“我不想那么早嫁人，可是，家里却没有能力供给大学费用，我想先打工，后升学。”

她们都有前途。

“看护学校急等人用，我阿姨愿意收留我六个月。”

“那真是一个好开始。”

“我会想家的。”

她们忽然来一个合抱，几个妙龄女子拥成一堆，煞是可爱。

贞嫂轻轻问：“可是明年六月毕业？”

她们点点头。

“好好准备大考。”

女生们嘻嘻哈哈洋溢着青春离去。

贞嫂低头为她见过的两个乞儿惋惜。

怎会沦落到那种地步，她真难以想象。